

折獄新語

折獄新語卷六

賊情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訂

一件斬刼事

覆審得毛一之爲賊蓋三犯矣痛定覺甘故疾復發死而後已耳該縣初以絞擬未可曰罪浮于法也今取原招閱之則始盜于謝繼盜于鄔案若列眉惟張姓耕牛一盜猶未獲物舍之吾不忍其鰥鯨恐穿窬者未必頓發慈腸也年久花費一語一已自供雖肉去骨存想亦不肯自加標題以作今

日券案耳。該縣初擬絞。繼擬配。非曰牛何之。而姑
爲游移也。查律有云。赦前一次。赦後二次。俱要奏
請定奪。一之初犯。曾以赦免。應在
請列。若二而一之。三而二之。姑置初赦于弗問。則從
輕改徒。亦以再犯論耳。倘爲一者。果誓發斷指而
悔。堅革心乎。君子不在梁上矣。

一件竊盜事

審得張千秋陸全之甘爲穿窬也。初詞內原供陸
文若與楊秉正爲同類。而何穿穴之黠鼠忽化爲

離丘之遁狐也。心膽墮地矣。今秉正續到後。猶高
視闊步。口稱生員。不置。豈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
門而入。而遂以梁上爲捷徑乎。秉正真梁上君子
也。今提千秋等互質。其互相攻發。若合符節。乃所
置辨者。惟以贓物無存爲端耳。然簪纓世胄。衣冠
儒流。竟無人焉。爲發聊城一矢。豈非技工狗鼠原
不典。嘆魚殃而狐兔之悲。今遂泯泯乎。合擬徒示
懲。其毛應秋之以私頓贓物革也。則因妻受累。悔
不減親。姚孫楷之以謬保陸恩革也。則自作之孽。

惜不求疎。然竊賊實不知情。輕保非卽同謀。所當以革免擬者也。若陸文若屢提不出。望光而遁。五技窮矣。則伊子生員陸燧。若不能無罪。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可矣。若猶覲面青衿而欲以此爲若翁護身符。恐符亦終碎耳。合先擬杖示懲。如過三月不出。則有毛姚兩生之革例在。

覆審得姚孫楷之以保累。與毛應秋之以竊賊累也。咎繇自取。但孫楷所保者。非陸全。乃陸恩。而恩已屈首公庭矣。所保者未爲捷足之兔。而保者轉

作斷尾之雀衣巾一褫羽毛不鮮將得水無望失
翅堪憐矣若毛應秋之窩賍也實伊妻陸氏所爲
有陸氏以爲妻又有陸全以爲妻弟此今日禍胎
也但當窩賍時應秋實往維揚若徑從黜革是細
君之累及夫子也脫其簪珥謝罪公庭陸氏自應
俯首耳乃舉伊夫之衣巾而并褫之將無筭嫁禍
而冠代僵乎憲臺魚殃之批可起兩生于涸鱗矣
合各免黜退仍杖治之以爲見害不遠之戒

一件捕詐事

審得紹興衛軍舍方一，乃覆鼠質以虎皮者也。先因生員虞光祚屢罹穿窬，曾具呈捕官嚴比捕盜陳清，而有所謂張敬山則老于墻壁間而凡爲羣偷者皆能望塵嗅氣而知之。于是明明口供，指方一爲賊。時清亟物色其人，繫送捕官。貌峩冠博帶也，人高視濶步也，且呼捕官爲老先生，稱已爲治生。而拱揖呼叱者，意氣軒揚，旁若無人。此捕官所以疑而縱之也。適鄞縣民王昌義附搭舟，劃船而一亦在焉。則口稱相公而高中盛服巍巍然踞。

坐于中艙內者也。及昌義以買飯歸而閱其慎袋則割破矣。查其慎袋內銀二兩與銀簪一枚。則烏有矣。時亟呼捕盜虞志等往緝其人。而向之船中方相公已擲巾解服踉蹌驚走。于是取所遺行囊稟捕官查閱。則有巾二頂有簫一管有衣物數事而昌義故物杳然去矣。今捕獲後猶呶呶飾辯謂當日一竄乃見陳清而避其兇鋒耳。夫捕官釋之捕盜縛之將奈何。况賊聲喧傳當挺身自明而氣喘膽喪以相公作無賴子之狂奔何也。且展辯既

窮乃以張瑞爲証。虞才爲保。而云曾有捕衙公結之事。今瑞才安在乎。索其公結。又烏有先生也。及提審至再。始有虞光祚至。蓋因一往見捕官時。舉止輕狂。語言便捷。于是光祚以失銀故。疑而往詢。且口譏焉。彼亦不知光祚爲誰。而但識其爲秀才也。故曰。虞才噫。亦巧而拙矣。方一貌衣冠而心穿窬。昔人所謂梁上君子者。此殆真君子與姑以軍舍免刺竄之極遠墩臺可。如一以莫須有爲辭乎。則當憲臺發保時。僅轉盼耳。乃已攫歇店之蹤帽。

一頂而爲店主搜之袖中者何捷若猿猱也卽此已爲如山之案矣

件飭法事

審得鄴人張明真以山頭望廷尉而不入不休者也始盜林川財繼攫陳福貨一刺再刺岌岌乎殆哉勢將因臂而延頸矣何甫爲脫網之魚旋作集塘之隼而又有丁虞一盜也今庭質之際不出一語惟俛首請死而已好頭頸誰當絞之豈引鏡自照已甘荼苦于如飴而始爲穴地之三見乎技能

穴地胆可包天按律擬絞允當厥辜至郭子光者
于何三錫一盜已經解提胡丁虞一竊復前車不
戒也蓬萊驛之擺站宜耳限未滿而逃逃未滿而
捉合仍發驛以爲鼠竊豕突之戒噫子光已再犯
矣幸戢其手足無以一頸爲張明續也

一件殲害事

審得積賊周于五乃手足兼捷者也當失主王耶
俊一盜已經擬徒瞭哨限滿之後可悔而易轍矣
無奈于五賊骨性成故膏肓之豎雖善巫祝者不

能祛而未幾又有失主黃允志之竊矣。今衣物纍
纍已經主認且獲而逃逃而又獲手能攫而足又
善奔用足之刑似當并于五之手而兼用之也依
律擬配已爲幸矣。然恐無縛足掣手法也。三犯者
絞于五其摩頸知懼乎則福堂又不在囹圄而在
驛矣。

一件緝賊事

審得定海縣人陳柏乃賊骨天成者始攫周祿之
財繼攘陳宇鰲之物一竊再竊尚爲鼠技三弄而

鄧容陳治之魚膠，又入掌矣。向非張應科肩挑，袁
惟善目擊，則又不知上何人屋而鑽誰氏穴也。至
任有信非柏壻乎。何隨柏上盜者，幾以坦腹爲學。
步教孫升木梁上，一派從東床暗度矣。其如犴穴
之懸，只待柏何也。陳柏一而再，再而三，証既明，
擬絞何辭。任有信仍嚴緝，另結妻其女而師其父。
今而後願擇壻者之轉而擇岳也。

一件憲誅事

審得孫三之與高貴十九同盜也，竊手既工，墨臂

難免業爲入柳之鼠矣。所恨貴十九之止于誰屋者。不知作何狗偷而徙倚于月暗星稀下耳。若高貴九之非高貴十九。年貌原不相符。獨恨當日命氏命名者。乃不幸與貴十九相連也。彼捕盜之戎連。豈真巧于連人。而何移枝接葉者。竟詣貴九家。謬行嚇詐。以捕鼠之猫作搏鴨之狸。雖一嚮原未入口。而貴十九之與貴九一字之差。未爲相連也。彼孫三者。自與貴十九爲連難耳。連願可連其不連。而以貴九爲殃魚之嫁禍乎。一杖有餘憾焉。孫

三按律擬徒。高貴九仍押戎連速緝。以結憲案。

一件賊情事

審得賊犯張起球。乃偷兒中之怪鳥。而半癡半癩。如醉如戲者也。先因起球以炤磨衙書手。遇事革役。于是狂疾時發。而未幾忽以張六相公爲號。以張武陵爲媒。相與高視闊步。入妓銀女家。夫以村妓遇相公。方幸邀鳳有緣。繫馬恐後。而豈意有客宿宿者。乃不擁人而抱鼠也。迨寢至中夜。托言起溺。忽竊銀女紅衣一件以去。

將無錯認紅衣作紅綃而彼盜人此盜衣也時起
球踉蹌出戶披衣四顧忽聞有歌吹入耳演戲爲
樂者望之知爲包生員志鰲也于是鼠步紅裙之
家者又蛇行青衿之堂而中庭之坐褥一裙襖各
一皆席捲歸今被獲後猶廻翔公庭作謔浪狀而
忽曰憲令森嚴矣又忽曰自作孽不可活矣以舞
文之猾手作弄文之巧舌書手而賊也賊而書手
也一而已矣而所可怪者又認作童生請題求試
噫是賊也得無入包生家而攫其祭服者并盜其

彩筆而分秀才之緒。餘便成一童生。耶以此命題。無乃卽取彼之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更益以賊夫人之子而起球果言出爲文下筆成章者與。亦必慣誦上梁文而羞讀討賊露布者也。假相公而爲賊。又幻賊而爲重生。豈風流之餘固多風魔哉。張起球竊盜情真。念贓物無幾。姑與勾引之張武陵。分別杖決。噫。武陵溪邊漁人自迷。無爲妓媒。無作賊導。願武陵領名而却步焉可也。

一件憲斬事

審得鄭子鳳之爲賊也、兩臂俱黥而一心猶墨、今
無論其一而再、再而三、如蟻之攢肉、猩猩之迷酒、
者現有成案可據、卽今王惟能失盜一案、何又有
挑紅女襖一件、搜諸其懷也、豈此賊鼠技已窮而
扮男作女者、又翻紅拂之新粧、竊紅綃之艷飾、以
掩其面目乎、彼衣自紅、若心已墨、惜也、其不湧而
爲白也、本宜以三犯擬絞、或以事在革前、炤縣擬
改遣幸矣、雖然、彼地何辜、夫豺虎之爪牙、易避、狗
鼠之肺腸、難測、明于擊柝、以防弄丸、當爲彼地預

設一防矣。曰有慣賊鄭子鳳在。

一件虎啖事

審得范大捷者，范汝文猶子也。先因汝文室內，曾市有盆梅，以供佳玩。此韻事耳。其方有忽失，豈楊花飛去，落何處乎？則大捷所竊也。夫孝可匿，橘仙欲偷桃，且有翩翩然共步天台，而入桃源，以竊其雙枝者，亦芙蓉脂肉也。大捷之竊梅，雖私而近韻矣。顧貨之于蘭谿人徐祥，無乃不韻而俗乎？且竊而賣，恐其為不祥之木也。適汝文是經伊肆，而櫃

頭之盆梅嬌艷悅目者則伊家物耳惜哉梅乎芬
不點壽陽之額華不織廣平之毫何幸則與佳人
才子結伴而不幸則與儂兒作緣且于一梅外更
益以珍珠等物控之本府豈汝文又欲以梅爲媒
而瓜蔓無已也噫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想賞雪魄
而愛冰魂者宜作是觀耳未可綴俗物于名卉而
以大捷爲偷以祥爲窩也汝文亦不韻人而俗物
矣無怪乎梅之辭俗而去也惟祥質置櫃頭似微
有韻意耳以韻招尤此虎啖之控所自來乎夫花

忘蝶殘實妒鳥啄是護梅說耳不幸而爲鼠偷又不幸而爲虎啖將無祥之急于自護緩于護花也標有梅傾筐繼之矣徐祥姑免深究其杖大捷而罰汝文皆一株胎禍也恐是梅又有尤物之誚矣

一件飛詐事

審得金玉堂者鄞縣生員也雖金爲姓而玉爲名然不聞堂有金玉惟見家有瓦耳楊捨身爲酒徒而耽耽是瓦意欲何爲夫以裘換酒乃文人韻事與佳人爲當爐之半醺耳未聞裘可瓦代也捨之

盜瓦一百換酒沈二店。豈有說乎。夫昔有生作酒人而灰塋陶丘。求取爲酒壺者。想瓦從陶出。亦壺類也。故有胎于酒。還引氣于酒。而捨之持瓦以換者。原非無因。至前與且毀瓦以求食。宜不得食。捨之不毀而換。固宜得飲耳。若是乎從者之度。未可遽責沈二以逆詐也。合免其深求。仍杖揚捨以儆。可。曰。以瓦換酒者。猶賢畢甕之白盜乎。其原瓦一百。仍從沈二進出。以給金生。想爲玉堂者。亦不貴金玉而賤瓦也。然則沈二酒銀。將付東流。而聽其

爲武媼之折券乎。夫其以酒與捨也。直云施捨可耳。願二瓢尾觀之也。

一件人命事

審得馮選者府糧房書手也。先因選私宅內失魚穀等物。則母舅陳茂山實偷兒耳。問賊何所家住。渭陽而今之翩翩遠逝者。得無過渭陽而走南塘也。今據趙驛丞申文。則首人爲張本貴。然止追獲穀一石。糟魚一瓶耳。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選旣茂山甥乎。何不早惠以一杯羹。而致令與谷俱竊。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選之河有以致之矣斯時也謂
選宜撫心自反而胡于茂山外更益以已故劉洪
也詢其故則伊親胡大魁所供耳而問大魁之語
安據則茂山十歲兒所供耳噫此殆鵲鴿之能言
止隨人口授而吐音不解其義者也選可以大男
子反效嬰兒言而偕捕盜王賀等相率隄于洪家
乎虎行而俚導難云兒戲矣今據于証口供亦云
許銀無實而所惡莫甚于死者洪何遽服滴自盡
必有以傷其心而觸其氣耳且瑣瑣姻婭實爲狗

鼠先鋒、魚穀誰盜、乃殃池魚耶、馮選合以威逼杖、
仍斷埋葬十二兩、以給洪妻陳氏、至氏所云寃命、
則云死于捆縛、夫殺人以挺與刃、不聞以繩也、其
出首胡大魁、亦茂山梁上佳伴耳、且旣云茂山約
伊共盜、又云賊穀現窩伊所、聚各蟲于盆盎、彼此
自相爲、并亦大魁切喻也、合酌決示懲、陳茂山炤
提。

件急救事

審得賊風之日下也。至盜糞彌下矣。夫昔有以五。

斗米賊稱者乃米變而糞五斗又變而甘石則如
李生員呈及許升字而指其盜糞暮夜者是也今
據解官審文則謂升字同盜王應龍又以病深傷
寒不能赴審夫是糞之名黃龍湯也可愈斯疾故
先嘗者曾一吸而盡豈升字已知應龍之有斯疾
而預儲以待與然何至多多益善以甘石盜將虞
其吸之而盡耶如惡惡臭胡升字性與人殊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李生獨不宜誦斯語而自遠
與今旣以蓄積農本言有欲心矣天明王賤金玉

而貴粟者。今生員亦賤金玉而貴糞乎。凶年糞其
出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二吾猶不足。何李生以二
十石爲多。而有此嘖嘖也。且昏夜叩人之門戶。求
水火。無弗與者。今知糞之爲物珍于水火。夫不聞
以盜水盜火訟。茲胡以盜糞訟也。抑彼求而此竊。
道不同與。尤可咲者。旣賃周子雲之舟以載糞。而
不買而偷。是爲何心。麥舟載而捐以行德。糞舟載
而竊以行穢。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亦兩舟所遇之
幸不幸也。合斷周子雲領回。仍將許升字杖決以

做今而後。甘石糞賊。可與五斗米賊並傳。

一件斬賊事

審得周起龍之竊謝家梓銀也。不過謂篋中一書。恩踰骨肉。故疑耳。夫家梓以羈旅孤飄。挾貲而藏。若是乎從者之廢也。予將有戒心。若以風雨故人。忽作明月偷渡。亦意想所不到也。且起龍舌若懸。河口類含。故兩好依々。如影追軀。而寧知其竊。鉤有手。以癡鳥入猾虜之籠。初情如是耳。至起龍之攫金歸也。初猶云家梓浮綠酌。迷青樓。吾好友。

也。恐黃金欲盡，不忍作陌路人耳。然逍遙家園，已歷多時，久假不歸，非曰迷其邦而懷其實者也。向無捕盜一役，將卷而懷之乎？起龍恨哉！乃所尤可笑者，則家梓耳。彼皮箱衣物等項，起龍不知以梁上君子盜自誰家？此物奚宜至哉？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胡家梓取非其有，謬思失寸而得尺，嗟乎！無乃乞其餘不足，是誠何心哉？猶禦也。周起龍應以竊擬徒，謝家梓應杖治。若兩人一紙好書，所云言不繇衷也。今而後家梓又當作絕交書矣。

折獄新語卷七 錢根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李重甫

一件倉庫事

審得庫吏全一章、乃蠹類鑽穴而穢、同入厠者也、
當職署篆點庫時、其有冊無金者、已及二千二百
零、非飛同化蚨何之乎、今每一詰問、則蠖屈鼠伏、
哀容動人、而試問當日之以公帑爲私藏者、何旣
爲斗大之潑膽、又爲墮地之小腸也、除已完銀兩
外、目下未完者、惟二百耳、今茲未能以待來年是

不可爲一章寬也。合立限三月。盡數完官。如遷延不納。惟有引例擬軍。以爲侵帑戒耳。一章如惕然於荷戈。而思爲鬼薪之輕罪乎。則當于三月內問之。

覆審得全一章之侵盜庫金也。原云三月不完。卽從重擬戍。攬金之手。變而荷戈一章去此一間耳。今未及三月。而鬻房賣妾。已及全數。噫。故園之楊柳。依然已他人入室。且苦莫苦于生別離。而閨中稚齒。忽作辭巢之燕。侶情景亦太慘淒矣。然則法

之不可犯也。如是乎而聞一章事者。未有不嚙指縮舌相戒。夫前車之宜鑒者也。今矧前招擬徒。以正厥辜。

一件婪弁事

審得李全斌李攀龍皆定海衛弁也。先因攀龍與全斌以他事不協。開單控憲。然半皆烏有。先生也。其實者不過十之一二耳。茲提干証諸人一再詢之。則動曰常例。夫白日公庭。唱言有賊。非堂上之身衣冠而心市井者乎。全斌之取之于人也。猶繫

也。非例也。若舉所爲例者，一矯而清之，將遂謂之破例，與甚至管班之楊二王壽等，恣意蠶漁，而全斌竟驕于護之，置若罔聞，隨線索以默轉傳粉墨，而登場以憤憤如全斌者，而立軍人上，恐其大事糊塗也。至于千戶李攀龍，亦旣挺身發全斌短矣，今取全斌反唇相稽者，逐款細詰，則非盡無是公也。望嫫母以掩唇而不知其自處，無塩之陋談盜跖而切齒而不知其原，非伯夷之廉以斯人遇全斌，正堪引爲佳伴，其結魯衛兄弟之好，今奈何語語。

罵人聲。聲自冒耶。且朦朧付帖之鄭之珍。亦楊三等。雁行耳。孰辨涇渭。孰分苗莠。想全斌攀龍當相視而笑。莫逆于心矣。合各罰穀示懲。

一件蠹飽事

審得百戶張鳳翔。乃攫貨則多多益善。而借題則轉轉生枝者也。今據夏三思單款內。固有半屬莫須有者。然米可預借。油燭可多派。上司差役夫馬。可聚斂。而鳳翔言及。猶飾辨甚力。謂首請有各軍之作俑。樂助有諸人之好義。于我何與。噫。此其說

非不近似。試問伊父母兄弟之死。于各軍曷與。而
每名三斗之扣。且以一百三十兩助。噫。鳳翔豈家
無立錫。翹首麥舟之捐貲者乎。親死而風木悼。兄
喪而鵲鵲感。乃鳳翔值此三變。而盈筭黃白。忽憑
空入其掌握。恐當日之悲。悲喜相半也。尤可笑
者。以廣積二倉爲外庫。而太使焦守德亦聽其那
移。不敢發聲。曰。奉府帖故耳。吏書一紙。奉若神明。
何本官胆若鼷鼠也。張鳳翔應罰穀示懲。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曰。戒之在得耳。今解審之際。屢以病

請真乎贗乎望憲臺之嚴威則知懼聞憲臺之永清則知愧愧懼交集足縮縮如有循或者有悔心乎姑免

件考選事

審得王運泰解應浙之禮接錢倉所印也何以措喙有以錢糧爲奇貨而刑印不與者矣刑印者變而禮印又一奇也意運泰弄印于手而熟視應浙者亦謂無以易贗乎疑戲疑真幾弁髦憲批矣且憲臺之批書也原以五日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已無解後至之誅延至十二月歲事其暮矣若指
揮朱胤龍之擅借軍糧也且以六年之近借十年
之遠也糾糾者不似吳之虎營營者有類魏之狗
而名曰胤龍何名實不稱且以行同盜泉之酌者
而交口推轂反若蔽可採而羹欲埋是東廩借可
換面也本當徹底窮究但胤龍新奉憲批許其自
新其顧名思義而不至化龍爲鼠也將倉蠹自此
漸清矣合與王運泰解應浙均罰以儆

件懇請事

審得鄧希禹別有春皆昌國衛百戶而周全馬輔
皆本衛糧房書手也先因希禹有春兩人曾領屯
糧銀百三十兩解司投納此非屯價未足扣之軍
糧者乎何歎亡羊于岐路者且指爲招招舟子罪
也夫以兩弁挾七伴則一舟子者安能撮出其銀
問今夜偷兒安在卽此戮冠博帶之二弁而以攫
之私囊者爲虎其皮而鼠其質之行徑耳茲一扣
再扣果何名乎蓋因司催甚嚴故兩弁與全輔合
謀且納賄焉于是司戶家犬輒垂涎片骨之投廿

而○有○口○弗○吠○有○尾○善○搖○全○軸○不○攔○路○而○引○道○職○此○
故○也○飄○泊○之○舟○中○無○賊○鍼○鏑○之○庫○內○有○賊○兩○承○行○
下○庫○一○帖○其○勾○賊○之○媒○矣○此○百○三○十○兩○幾○作○化○蛻○
去○也○合○于○鄧○別○兩○弁○周○馬○兩○書○各○下○平○半○追○出○仍○
分○別○徒○罰○若○猶○刈○印○不○吐○托○言○覓○賊○乎○彼○兩○弁○外○
呼○二○書○內○應○何○不○穴○壁○而○入○掌○也○必○欲○覓○賊○請○卽○
以○此○四○人○當○之○

一件蠹侵事

審得周芝彬莊日嚴皆布政司承差也先因奉邑

篆虛議以鄞縣丞尹樂道代時苦難此委者皆
足縮縮如有循惟本官毅然請行勇同叱馭至問
何以治奉則曰至誠動物耳夫至誠而不動物者
未之有也然奉邑安有豚魚卽此好譎萬狀而其
而爲人其性爲豚魚者恐非至誠所能動耳于是
未動物先爲物動矣適芝彬等二人以奉催錢糧
往其視迂謹署官有慢策之蒲鞭無疾應之檄章
而高睨濶步以意氣凌其吏書者有之于是奸書
阮汝用等旣故作削骨剗肌之多痛刁民沈君治

輩又巧作呼天搶地之如傷。甚至描寫司差如隼擊虎啖狀。此至誠動物之署篆官。輒自附于不逆詐。不億不信。而既申本司。又申三院也。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樂道殊愧此一語矣。合將主盟之阮汝用。與附聲之沈君治。呂國治。分別徒杖。然則爲署印官者。終當若何。曰。奉化之梗化久矣。動以誠亦厲以威。迅雷一震。百蟄俱起。無徒曰。兒啼霹靂而煦煦焉。日作慈母之護。驕乎也。周芝彬等奉牌有因。括贓非實。一毛不拔。乃云八百。則汝用等之挾。

很心而教烏語也合免究

件權斂事

審得此一案也初讀奉化縣原申則以包攬代比爲生員余試奇與舊吏余起龍罪而分別罰懲耳及該縣解到逐名唱批則所謂余仁者不鬚眉而進乃粉黛而前男變女乎異哉夫婦女中聞亦有生鬚數十莖者倘以此婦飾男想誰知烏之雌雄耳今無此異相而女代男解何也問爲誰則仁母耳有子代父死者不聞母代子解將倒行而逆施

之與迨比解差提承行仁始爲出穴之鼠而獨怪
余廿六者何又效尤鼠竄也既不能滅鬚爲婦作
余仁母狀恐彼欲代無計此亦欲逃無門耳則攬
納爲誰且旣攬納而又捏呈以肆欺罔者爲誰其
爲仁之主謀廿六之合謀也雖虬鬚猶男而長舌
如婦亦無以自解矣若試奇起龍輩亦心知其事
而有逢迎無阻撓耳乃所可恨者試奇又匿名遠
張控之憲臺夫仁旣易頭面而爲女子試奇又易
姓名而爲他人豈以試奇名者固多奇也且舉保

家之孫君政原差之劉化而織入詞內彼所云派
費斂賍者于証爲誰手書安據將無幻一烏有先
生又幻一無是公者亦與幻男爲女同其閃忽而
愈出愈奇乎余仁捏呈于先又潜踪于後合以誣
告擬徒若余廿六則連雞耳合與以羊易牛之解
差周良一併杖徽余試奇余起龍合各加罰以戒
朋比

折獄新語卷八

失誤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訂

一件大夥事

審得張之斗者，革職議罪之總兵也。當昌石六月之敗，損兵燬後，遂罹褫革。然論者猶爲之斗惜。蓋因之斗抵任以來，汰冗役，却常例，其于武臣不怕死之義，未知何居。而以文臣不愛錢律之則，反擅美于此節也。今橫腰之黃金雖去，在握之尺劍猶存。爲之斗者，獨不宜以垂翅爲奮翼與。卽不然，亦

謹烽埃申約束。期爲亡羊之補牢已耳。奈何一經革任後。其氣悻悻如日將暮。而王應斗周乃武等。亦木偶視。此所以避者避。死者死。而線索不提于傀儡也。至忿忿認賊作子之乃武。而極口詬詈。則斯言過。夫乃武輕躁取敗。雖不足贖過。然捐七尺于波浪。而馬革雖存。已有無尸可暴之痛矣。此論者雖罪其輕。亦哀其死。而不能不爲株守之之斗尤也。所難制者。則如狼如鷹。剛愎寡算之粗弁耳。所難鼓者。則如鼠如鴛。噉噉不前之懦將耳。且所

難測者。則又如鬼如蜮。出沒未定之遊賊耳。夫之
斗處此。亦極難矣。官去而下玩。數奇而寇至。敗繇
人招。過自我受。所當按律擬杖者也。

覆審得張之斗削職後。奄奄蛟川。幾作病婦弱息
狀。不過謂官罷矣。且作去國一身輕似葉耳。夫古
不有白水從軍。收功海外者乎。若如之斗所爲。是
失之東隅者。無容收之桑榆。而不列大樹將軍之
名于雲臺也。果揮戈之雄心已墮乎。抑扣囊之餘
奇已竭乎。苟犯吾法。惟有劓耳抑解組者之掣足。

不行而縛翼難飛乎。况衆賊一至，將殞兵殘，合紹
例擬軍以正其罪。夫之斗雖非能將，實稱廉將。今
者之擬，無乃法浮于罪乎。則亦懲一儆百之舉，而
俾得當以報者，人人自厲于殺封可也。

一件無援事

審得台州松門衛副千戶潘煥，乃原管昌關南哨
總者也。先因五年六月間，有賊舟三百餘隻，突犯
昌關，夫呼聲震地，一以當百此節制之兵耳。非可
語于積弛餘也。然獨不曰勝則凱歌，敗則輿尸乎。

耿國昌一死。雖與張許遊于地下。吾無愧矣。何煥
與哨總黃洪烈。且隨主將聯轡入也。今據煥口供。
則謂昌國一死。賊勢愈熾。于是城內軍民。皆疾聲
呼號曰。將軍救我。若猶豫不進。則此兩將者。皆作
無定河邊骨。而無人城誰與守。噫。斯言是也。第問
煥等入城。果淦血漬衣。而以矢盡弓折歸乎。抑食
炙不知口。而以棄甲曳兵竄乎。惟煥自知之。獨念
符震主將也。長子之旗鼓已折。而顧使麾下爲背
水戰。則勢所不能。夫一將功成萬骨枯。昔人以爲

深○歎○今○兩○人○保○其○頭○顱○闔○城○免○于○鋒○鏑○將○功○雖○墮○
然○萬○骨○全○矣○城○存○與○存○或○可○爲○煥○稍○開○一○面○者○此○
耳○合○杖○黃○洪○烈○屢○提○不○獲○合○請○嚴○提○以○便○結○案○

覆○審○得○黃○洪○烈○與○潘○煥○勝○則○同○功○一○體○人○敗○亦○同○
罪○一○體○人○矣○今○煥○已○受○罪○胡○洪○烈○猶○以○私○家○爲○遁○
逃○數○此○鼠○之○入○廁○鼯○之○鑽○穴○而○未○可○目○鳥○自○高○飛○
雖○當○奈○何○也○夫○當○此○罷○鼓○息○烟○之○際○而○戰○、兢○、
猶○不○敢○晝○現○况○乎○赤○白○交○馳○而○欲○以○戰○不○旋○踵○者○
奮○請○纓○而○矢○裹○革○亦○云○難○矣○爾○輩○弗○言○海○賊○使○我○

心膽墮地。想洪烈至今有餘悸焉。不然者。主將之符震遣。同事之潘煥罰。洪烈雖出。何遽狼籍都市。而怯怯藏頭何也。今伊子承觀已到。然竄而再獲。宛然阿翁家風。至詰以洪烈安在。則云逃。亦云死。茫無定論。噫。逃固其熟技也。如此而死。諍不烈烈。轟、倣一場耳。合無炤潘煥例擬杖。如以爲法不可縱。乞轉詳撫臺。批嘉興府嚴緝。否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洪烈且有望鞭影而先竄者矣。

一件提究事

審得孫敏惠與已故王文政皆汛守大嵩所哨官而沈昌胤則千戶也。先因昌胤職司守鑿而忽見有揚帆以犯橫山者。則馳騎入報于時敏惠文政咸仗劍捶馬誓以身先。今據昌胤所供敏惠實帥兵八十餘人。文政實帥兵七十餘人。比翼而行。及行至中途。昌胤遂率所統間道乘墩。則見敏惠駐足塘上。文政立馬山脚。相去數武耳。未幾我兵賊兵互相紛拏。而忽望烟焰迷目中。有墮地殞者。則乘馬中統之文政也。斯時也。設令昌胤乘高下擊。

而敏惠亦意氣自如。率各兵尾擊其後。當使賊無
噍類。卽不然。亦烈烈轟轟。與文政相見。泉下耳。何
寂然無聞也。欲定敏惠等之罪。當問文政獨死狀。
而就中微有可原。則冰陸異宜。而使船如使馬者。
固非捷足能追也。當文政被難時。賊卽呼風而去。
敏惠等雖捷若猿猱。安所施其技勇。且令文政一
死。卽踉蹌遁歸。恐賊之乘勝氣溢者。未免屍已泥。
而兵皆血也。何文政猶裹革歸。各兵皆全軀返乎。
今者細叅此中光景。想比揚兵出城時。氣少餒耳。

而非畏賊如虎。以大嵩所爲狼奔豕突之窩者也。
合杖。

一件天警事

審得諸二之死于羣兇也。旣將兇首之謝小儒議
抵矣。若徐繼龍被害。則因二已死。而諸謝兩姓。猶
操戈以雄鉅鹿之戰。時旁觀諸人。有望虎爭以辟
易已耳。何爲繼龍者。獨有子龍。一身都是膽之意。
而闖入解圍。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繼龍遇兩家鬪。宜作是觀。今豺狼方角。

可以羽儀清弱之脊。鴿犯其爪牙而急難于不兄。不弟間乎腸熱而情痴。其被傷死也不僅虜中吾指矣。然欲問下手爲誰。則謝諸兩姓均有責焉。我識君耳。拳棍不識。若執一人以償。未聞兩陣紛拏。殺傷山積。而授首者能遍稽操刀之人也。則此事切喻矣。彼繼龍子徐鳳。將請以諸償乎。抑請以謝償乎。諸人之議和。非得已也。合允其所請。仍將爲首之諸益水謝斗。各杖以儆。噫。彼救人自害之繼龍。亦曾遺語子鳳。而慘然于我弗爲惡之說否也。

可爲此案長嘆

折獄新語卷九

重犯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訂

一件出典事

覆審得貝成璧之雕印騙銀也。止以空頭白紙。出自伊父。而欲假死父以脫生子耳。善乎陳知府之言曰。空紙用印。必字在印上。今驗係墨上硃。而成璧何以自解。善乎黃推官之言曰。昌國所印文。斜曲而疎。既紋畫不符。其爲黃蠟所刻明甚。而成璧又何以自解。以數字之雕鏤。而百三十金之攫。有

同掃葉。其從空虛入者。幾欲盜空空兒妙手。而用之。而一搏不中。能爲乘風之遠逝否也。今嚴鞫之餘。旣堅不肯刻。而所云以筆描者。又將參錯其末。以爲異日展轉地。夫刻以決疑。不疑何刻。此詰以府廳兩招詞。而其手則長。其舌則短者也。按律擬斬。何說之辭。嗟乎。手之作孽也。嫁禍于頸。成璧其有悔心乎。內手而如寒者。知不緣袖短矣。

件二命事

審得僧傳化乃繼就師。而繼就又道奎師也。今讀

鄞縣招內有傳化傾費法產訟而成仇等語夫爲人祖父者當作營立門戶計耳傾費何爲且還俗後猶身作辭巢之燕心效分房之蜂此繼就道奎等視爲寺中之田蠹園螫而張羅待也烏自高飛羅當奈何胡傳化又携侄任大耀入山討租而遂爲繼就等羅中鳥矣今同黨之陸士爵遁首禍之道奎死于是傭人任大雲楊文槐遂思爲繼就解網地而曰是皆道奎所爲茲再四詰責則謂始而殺繼而焚繼就皆不與而問繼就安在云在寺誦

經耳。然則當日首狀內所云道奎繼就二人打殺僧伴而又云喚雲等扛屍火化者何不推繼就于局外而與道奎爲連難之列亦俛首無辭矣。夫道奎旣不爲庾公之釋孺子而繼就何遽爲逢蒙之殺羿。若果殺者聽殺誦者自誦恐心同虺蝎口念彌陀將低眉之菩薩亦轉而弩目矣。道奎已伏天誅姑免追論繼就仍炤原擬若爲繼就者猶嗷嗷飾辨而曰已燼之骨難別真僞他逝之人未卜生死乎則請以數語折之曰傳化太耀出則繼就爲

寺中僧傳化大耀無則繼就終爲獄中囚而已矣
一件人命事

審得畢時選之死於丘二鮑二也非受籠一葉之
蕩漾而被圈一卮之流連乎夫是三人者初不過
萍水相逢耳曷遽同舟濟豈時選朱提盈筍早來
兩凶瞰誘而出虫虫狔獮且晏然蛇之握而蛟之枕
乎今據胡見陽許知日口供則是日中其同載而
先登者三十餘輩彼二與已故鮑二胡戀戀於送
往事居之飄舟而與時選有客宿宿耶同舟而酌

以斗酒非旨其口也是斷送之觴也。佐飲而飲以
隻雞非果其腹也是待烹之媒也。噫時選舟中盡
敵國矣。第不識此悵悵者。曷爲濡滯於永夜復忙
促於雞鳴也。時胡見陽等臥。鮑二瑛不云我兩人
送時選行。你替我炤管乎。見陽等亟披衣掩窗。則
月明星稀時也。髣髴間猶見時選挈囊先行。而二
等比肩尾後。噫。若輩所覩者。止此而已。携跨鶴之
纏。走亡羊之徑。二等之目睨手麾。此後又不知作
何光景。而時選一命已絕于吠斷鳴寥之兵馬司。

前矣。今鮑二已登鬼籙，故丘二巧爲卸罪，謂勒頸者鮑袖手者伊耳。且當日繫圖之際，亦有鮑二你害我之語，斯言也。其丘二一綫生機乎？然錦囊授而白鰐入，豈無利而爲之也？本應以謀財致命，律與鮑二駢斬。姑以贓亡擬絞，幸哉。至所分各贓，兩年內如火之銷膏止，有縲頸以謝泉下人，必欲求其贓以實之，則鑒矣。

一件海盜事

審得洪五、朱少華、朱敬洲等，皆同類也。夫五等揚

五舸海上捕魚爲生。固曰業在其中耳。若謂泛彼中流者。將以客舟爲奇貨。而預作驚窺獵祭之盼盼也。恐五等未必有此宿謀也。獨是捕魚不獲。偶屬數奇。誰曰籊籊竹竿。不可再下乎。顧以已舟爲釣。以客舟爲魚。而忽垂涎于王海之鯨銀彈船何也。

今據海口。供則有彈船二隻。行至龍山海面。而忽遇五等舟。逼猶謂同道相逢耳。乃始眈眈目睨。繼恟恟手動。于是飛石攻擊。幾碎客筏。于洪波而未幾。刀斧齊舉。閃耀鏗鏘。海輩心膽幾墮地矣。時鼠

伏舟中而五與少華等遂一躍而上傷其羽翼搜其衣銀掠其魚鮫濤洗浪捲鬚鬣之毒未易晷獲矣不意海等之呼號聲急者忽入哨官王元耳也時元防守蟹淖亟率捕盜諸人乘風破浪而飽則颺去之五等俱弭耳就縛蓋持竿素工操戈暫試故一見官船如攫肉之鼠遇猫則戰而轉盼間忽爲在網鱗鯢耳今詢被獲何所則云定海關夫茫茫大洋指漁爲賊捕盜之啓釁邀功慣在驚濤怒浪內若云舟已泊關安能一手障羣目而忽索鯨

忽誣賊以防川之難者防口也。合與同行之朱少華、朱敬洲等俱炤原擬。其敬洲子朱郎亦同舟也。鴈之人生子夜半。取火視之。惟恐其似已也。敬洲始惟恐其不似已者耳。然駒齒雖壯。虎攫無實。况原招內有在船燒火一語乎。殺其父而生其子。曰罪人不孥。

一件盜殺事

審得王明宇與陳恩慶孫六等之聚劫。雖無贓無証。而其情實非莫須有也。當許春元撞遇明宇而

詰伊弟春魁下落明宇卽挺身應云不從我爲盜
斧斫落水身死蓋明謂殺人者當爲人所殺更迭
爲之亦復何傷然若輩狗鼠耳原非等茶苦于
甘而有視死如歸之俠氣者故一轉念間而求生
之軟弱心變硬口矣夫始之挺身直認原未嘗刑
之而求其必供也則今之巧言力辯亦不必刑之
而求其再供也口自若瀾之觀案已如山之定則
取諸初供足矣明宇之斬何說之辭至陳恩慶孫
六等皆明宇之翼虎而飛者雖脏無實據則六人

之駢頸就戮未必不惻然于湯網之祝然一入其黨卽犯死脉矣依律駢斬允當厥辜

審得王明宇之擬辟案已如山矣况入獄後猶將同宗諸人或告經歷衙或告捕官侵漁無已今伊族劉經等一詞可備閱也夫入桺之虎其氣索矣猶張牙噬人况可縱之蕃籠外耶恐羽毛清弱者一遇善搏之鷹鷂而鳥雀幾無遺種矣按律擬斬何說之辭若陳恩慶孫六等皆與明宇挺身自認而瀾翻其舌者也夫鬼物之含冤自愬或白晝形

見○或○昏○夜○寓○夢○然○非○炤○遇○燃○犀○則○怨○家○有○抵○死○不○
承○耳○未○有○白○日○公○庭○自○供○自○訴○者○有○鬼○物○焉○若○自○
其○口○出○謂○非○春○魁○一○靈○所○使○乎○合○仍○炤○原○擬○

一件人命事

審得陳金助者、陳春元悍奴、而王玉補盜、李雲鄒
寧捕伴也、茲閱鄞縣原招、則今日之禍、乃起于陳
春元被盜失財耳、顧何追緝無獲、而招招舟子反
爲梁上君子代禍也、今問周玄何以死、則以船戶
勒船價、遂來金助之忿忿耳、夫主人之囊蓄已掃

而○蒼○頭○之○腰○纏○豈○溢○玄○之○乘○夜○要○挾○志○欲○取○盈○譬○
若○虎○攫○之○餘○又○來○雀○啄○焉○此○金○助○所○爲○以○怒○盜○者○
移○怒○船○戶○而○唾○晉○不○已○繼○以○毆○擊○也○彼○爲○王○者○何○
不○分○手○而○佐○手○且○率○同○伴○李○雲○輩○以○四○敵○一○其○何○
以○支○玄○之○死○死○于○羣○毆○耳○乃○問○下○手○獨○重○者○誰○則○
金○助○也○噫○足○絆○人○命○心○懈○盜○情○矣○此○固○諸○盜○所○禱○
祀○而○求○以○爲○緩○兵○解○圍○計○而○獨○怪○金○助○者○何○愛○盜○
而○不○愛○舟○子○又○何○不○愛○舟○子○而○并○不○自○愛○也○簡○傷○
旣○明○擬○絞○允○當○則○手○之○嫁○禍○于○頸○耳○雖○有○舌○如○簧○

能自解乎。若王玉助毆人耳。倘與金助同論。是以
二人償一命矣。合與同伴之李雲鄒寧俱炤原擬。
今而後始知金助之未可輕助也。

一件火劫事

審得強犯袁龍壽之報怨胡明壇也。實無怨可報
也。夫以明壇之身當里遞。則當此狗鼠橫行時。而
同差協拿。蓋不仇龍壽而仇賊也。自反可耳。何尤
人乎。胡邀李廷槐數十輩。劫掠明壇家。而若子若
女若媳。皆斃毒手也。淒風苦雨之下。想血污三魂。

有○團○聚○成○羣○鳴○鳴○索○命○者○矣○龍○壽○之○暫○寬○人○殺○而○
不○先○逢○鬼○殺○者○幸○也○况○放○火○燒○房○凶○焰○逼○人○彼○將○
以○是○報○怨○明○壇○乎○不○知○阿○奴○火○攻○已○出○下○策○矣○今○
之○搏○頰○求○哀○冀○出○行○穴○彼○固○欲○遠○鬼○而○親○人○也○亦○
知○有○數○鬼○者○日○睥○睨○其○旁○而○男○成○文○也○媳○江○氏○也○
女○三○姐○也○其○咽○悲○風○而○啼○烏○夜○者○肯○使○一○凶○爲○出○
柙○之○嬉○而○三○冤○爲○繞○園○之○泣○乎○合○與○同○惡○之○李○廷○
槐○各○炤○原○擬○若○袁○軒○之○同○行○也○旣○作○難○連○難○辭○牛○
後○姑○以○分○贖○助○殺○兩○不○相○及○則○從○輕○擬○配○是○磔○凶○

一件殺父事

豺而縱狡兔之說也。亦曰：吾以存吾仁焉云耳。

審得韓夢日之殺父文良，蓋以凶暴挾癡癲而死。其父于暮夜之石杵者也。聞前令已繫囹圄，欲斬此禍根。而文良愛同禽犢，復宛轉求解，豈非宿世冤業乎？本廳署篆之夜，夢一僧無狀，責之七板，立斃杖下。今首審者卽此事。而本犯固一髡頭僧也。時心惡其人，盡掣筒中之籤以撻之。而其數以六十五不及七者五耳。噫！殺父古今奇變，而形之夢。

寐。豈非咄咄怪事乎。茲夢日業以杖斃。雖不及肆。諸市朝以洩弑父之忿。而旣日癡癡終與凶暴稍別。或亦父子宿冤而天故稍寬其梟獍之誅。未知也。書之以存案。

一件謀命事

審得已死金大理與擬斬程君仲皆徽州同里人也。先因大理身挾多貲。逶迤寧波。于是君仲見而心動。曰是奇貨可居。然將何計以攫其黃白也。大理有疾。大理好色。其以紅紫爲釣魚餌乎。心計定。

矣。此君仲所以目誘大理于妓館，而相與促膝也。腰纏白銀，而日迷朱粉。大理床頭，其有促刀人與。則君仲耳。于是從寧波往定海，則誘宿妓素卿家。繼又從定海返桃花渡，則誘宿妓唐九家。夫素卿猶行雲，唐九則重霧矣。有客宿宿，但憐粉香，誰怪血臭。危哉大理之爲君仲愚也。祇金華耳。迨此以辨色行。彼以連袂往。將無鴆鳥有毒，不教鸚鵡留人乎。此大理一命，所以斷送君仲手，而索索多金，盡供捲洗也。今問臥屍何地，則靈橋門外之窩鋪。

行凶何物、則懷中之鈎刀耳、花柳一夢、臨刀方醒、方醒而又長夢矣、噫、彼簾外樓頭、追歡買笑者、其藏鈎于香玉叢中、而伏刀于烟月隊裏乎、若知竊舖有鈎刀、枕席亦有鈎刀也、則大理去生而赴死久矣、至吳文齋戴南、則初供之駢指、而吳伯成、則繼供之蛇足耳、將無公庭之鐵案、猶懸冥司之爰書已確者、或先証鈎刀一案于泉下、而問誰挑担、問誰翼戈、其卽君仲、侄國光者是乎、念旣經物故、姑免追論、合將圖財謀命之程君仲、炤律擬斬、若

以謀無証據。嗶嗶一斬乎。則衣被駢帽。押取典鋪者。何皆爲大理故物。而所云三十二兩之贖身猪。羊賽願之私許。又誰爲唐九耳語。而供吐如畫也。殺人。以手與口。有以異乎。豈此婦之齒有鈎。而舌有刀。與則亦君仲之自予以鈎。自授以刀而已。

一件劫漏事

審得強犯姚君甫。虞三。顧僧陳必達。段一者。皆攫爲羽而連若雞者也。始劫朱陞。再劫曾志聖。三劫楊仁。管學懋。夫業非絲戶。鑄無橫爐。而銀衣纍纍。

從何飛墜。除已獲各賊外，餘半歸羽化矣。今庭質時，諸失主皆以追賊未盡爲言。惟志聖則江右人，且風水先生也。途行千里，囊無一錢，將飄零異鄉者，徒切魚雁之嘆于旅感，而故園桃柳何日相親。宜其喃喃哀訴，以拷盜起賊請也。夫他盜猶可耳。志聖相地，君甫相而雖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然豈至妬若巫匠乎？何恣行捲洗，相士偏與堪輿爲難。而志聖之能爲人卜土穴者，乃不能爲已護金穴也。且鑒面知其將刑，相人亦須自相而忽上劫場。

忽投湯池。君甫何自相偏拙與若虞三陳必達之
以瓜葛互連而顧僧段一之以于喁相和也亦既
俛首無辭矣。令各按背擬斬至續攀孫正陽方瀛
洲則另有說。蓋因數年前曾有一飄流艾婦願作
依人之飛鳥。正陽欲納爲義女。而君甫欲納爲妾。
乃以此嬾別抱琵琶而媒代紅葉者瀛洲也。故君
甫追恨其事而以赤繩之別締爲赤幘之巧牽耳。
應與開籠以昭憲恩。其所得各賍已如火之銷膏。
若吹求無已則如君甫之新攀一無辜而臨審時

又○薰○猶○殊○途○者○是○也○嗟○哉○小○民○寧○堪○嫁○禍○若○欲○追○
賊○是○緣○木○求○魚○之○說○耳○想○志○聖○之○未○聞○子○規○而○亟○
返○故○鄉○也○當○不○再○計○而○決○矣○且○無○使○朝○朝○江○口○望○
者○日○以○金○釵○當○卜○錢○而○與○客○子○之○朱○提○俱○盡○也○其○
未○獲○張○少○徽○與○見○逃○孫○大○張○大○理○令○嚴○緝○若○猶○窺○
伺○雲○水○間○而○爲○風○水○先○生○前○途○之○梗○也○將○奈○何○